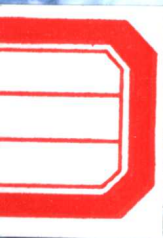




摩梭人

——来自中国最后一个“女儿国”的报告

袁梅 著



I 25
139



* T 0 1 4 9 2 7 *

摩梭人

——来自中国最后一个“女儿国”的报告

袁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AB212/17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梭人:来自中国最后一个“女儿国”报告/袁梅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6

ISBN 7-5059-2623-3

I. 摩… I. 袁…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343 号

书 名	摩梭人——来自中国最后一个“女儿国”报告
作 者	袁梅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许松林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 版	亮杰技贸公司
印 刷	通县兰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6.875
插 页	3 页
版 次	1997 年 7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623-3/I·1953
定 价	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成丁的少男少女



泽塔·甲次玛



讲述走婚的男人

湖上对歌





织布



二牛抬扛一耕地



火葬



1/第一章	到泸沽湖去
32/第二章	欢欢喜喜过个年
73/第三章	情歌好唱口难开
123/第四章	做女人真好
158/第五章	男性的天空更广阔
183/第六章	佛光笼罩的土地
213/后 记	回到摩梭

第一章 到泸沽湖去

远方来的客人哟，
你们像群候鸟，
难道你们没有可爱的家乡？

——摩梭民歌

§1·1 摩梭是什么？走进摩梭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中还要经过一座叫玉龙的大雪山。知道阳春白雪吗？看看它就知道了。

知道有一个“女儿国”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本书上，用骇人听闻的语气说那里“走婚”，说那里是“母系社会”的“活化石”，母权至上，女尊男卑，原始得像是刚从元谋猿人变过来。男不娶，女不嫁，就是“想跟谁好就跟谁好，谁也管不着”。那话语说出来有点像是说这里是爱情的处女地。谁想去那里耕耘，都能有所收获。摩梭在深山里，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远，远得像童话。摩梭没有被污染。摩梭人秀美英俊。摩梭人能歌善舞。……摩梭人就成为一个梦，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高山与平原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于是，从地图上去找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叫泸沽湖，在川滇两省的交界处，夹在大小凉山之间。很多书上都称他们为永宁纳西族，说他们是纳西人的支系，像是有一场官司在里面，后来我们在摩梭的日子里，只要一说他们是“纳西族的支系”，就会有人跟你急。现在叫做摩梭人，是云南省人大确认并通过了的提法，这算是一种标准化，独立在56个民族之外。从地图上看，有两条路可以通往那里，一条是从成都走，到西昌，经攀枝花，然

后从华坪到宁蒗县，再到泸沽湖，这条路大部分是沿着金沙江走，看起来路况不是很好，从西昌到泸沽湖得走两天，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很近，但因为是山路，总在一片盘旋之中，盘旋而上，盘旋而下，道路就在这盘旋之中自然延伸了。

另一条路是从昆明走，从昆明到丽江，汽车走一夜，当中要经过楚雄、大理，再从丽江到宁蒗，途中经过一个叫永胜的小县，是有名的粮仓和绿色丘陵，从宁蒗到泸沽湖还有半天的路程，只要不是雨季，这里的路还算是顺畅，只是依旧盘山而上，盘山而下。

1994年12月到昆明拍片，有一周的时间可在云南停留，便与另一位编导合计去泸沽湖走一趟。同伴在云南去过许多地方，只是没去过泸沽湖，就寻了地图来找路。他趴在地图上很憧憬地说：我们将要走一条美丽的路。你看，我们从昆明开始，这里的风暖暖的，充满了爱情的气息，再往前是大理，那个地方虽然叫游人糟蹋得有点走了形，但依旧很美丽，加上有一部电影的底蕴撑着，平白地多添了一段话语，总觉得那里金花银花地漫山开着。而丽江则是个叫人神清气爽的地方，知道阳春白雪吗？你一看那里的玉龙雪山就会明白了。还有泸沽湖，我看过那些照片，多绿啊，绿得回肠荡气，绿得没商量。

去丽江走的是夜路。昆明至丽江之间据说正在建飞机场，1995年5月便能通航。下午在昆明暖暖的风里上了车，那风吹得人沉沉的，在车厢里稍一摇晃便睡着了。路上的一切都变得恍恍惚惚的，经过楚雄，经过大理，还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一眼睁开，就发现已经到了丽江。本想着是一次漫长遥远的路途，却不想在梦与梦之间就到了。大清早

的小城里一派清澈，清澈得竟有点让人感动，很久没有看到这样清澈的城了，玉龙雪山远远地探过头来，立时便想起一个词：冰清玉洁。

我们就在一个叫“红太阳”的酒店里住下，酒店边上是一个广场，上面有一座伟人招手的塑像。二十多年前，每个城市都有很多这样的塑像，后来又一个个被请走了。现在的城里很少再有他的踪影。在这里，伟人一如既往地招着手，身后的碑上刻着《沁园春·雪》，南国的雪域让这位伟人永久伫立，聆听着玉龙雪山的阳春白雪，多少有点逢了知音的感觉……

玉龙雪山位于青藏高原与云岭高原的连接部位，它的主峰位于横断山和金沙江之间，是我国纬度最南的现代海洋性冰川。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 米。这是一座处女峰，所有登山队都在 5000 米的位置上停下了脚步。远观玉龙雪山，清辉照人，连绵十三峰，峰峰银装素裹，似银龙腾空，玉龙之名想必也是由此而来。山上终日白雪皑皑，山下却是四季花香怡人。

六十多年前著名学者金岳霖在滇西北跋涉的路途上第一眼看见它时就兴奋地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一时间手舞足蹈，让赶脚的驮夫以为他得了瘧病。面对一派阳春白雪的景象，金岳霖不愿再往前走，真有一下子扎进去的意思，最后还是几个脚夫将他强行架上了马背。

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李霖灿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曾和朋友一起来到丽江，来到玉龙雪山采风，这段路程成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五十多年过去了，依旧不能忘怀。在他的眼中，玉龙雪山是永远挥不去的画，它的独特和清高

是无可比拟的。

玉龙雪山是石头的雪山，按照今天人们的审美观，这是一位清癯飘逸的仙翁，不像别处的雪山都是由土垒起来的，让人觉得过于臃肿。玉龙雪山总是玲珑峭拔的，即使连降几天大雪，新雪也不能在峰头上积得太厚，而一条条荷叶皴法的银线，总是很有情致地镶嵌在峰峦的折叠处，永远清新。

玉龙雪山是花的雪山，正所谓“半山杜鹃半山雪。”因为是纬度最低的雪山，一座山脉便可显现出一年四季的景象，花开不败，像是一个天然的大花园。中国的杜鹃有四百六十多种，玉龙雪山就独占了250种。想一想各色摇曳的花蕾吧，在白雪皑皑的背景下，你真的也会象金岳霖那样滚下坡来的。

看着初春的太阳照在那终日不化的山脊上，你会感觉到它的清高，它的峻秀。高山流水是一种倾诉，是一种交流的欲望，而阳春白雪只能是一种仰望，一种敬意，它不在意你的态度，却能感动你，包容你，那近乎于通体的透明让你觉得它的博大，而高山流水听起来却总有几分孤独和落寞。

阳春白雪在有的时候都是一片明亮，哪怕是夜，哪怕是雾，它总是明亮，它笼罩着你，洗涤着你，化解着你。

它的通透是人类所无法抵达的。空谷里没有高山流水，甚至没有足音。

去宁蒗的路就有点艰难了，下午四点多到县委接上关系，吃罢晚餐已是六点多了。县里派了一个摩梭男孩带路，他说到泸沽湖还有两个多钟头的路。没敢怠慢，连夜地赶。只是一辆破旧的巡路车，你的长鞭再赶，它只是依旧不动声色。走了两个多钟头，还没看见湖的影子。到了晚上近十点了，发

发动机的皮带突然断了，这时车正爬在最高的山峰上。这里的海拔在四千米左右，只觉得耳朵里嗡嗡的，像是有一架飞机在不远处起降。幸好那晚上的月亮很好，清清亮亮地挂在山脊上。传说中这里是黑彝盗匪出没的地方，我不能想象，若这是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我是否还会这般镇静。司机修车有点巧媳妇难为无米的意思，什么都没有，磨磨蹭蹭了好久，将各种复杂的方案列了出来，但最后可行的却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用一根细铁丝把断皮带先接上，到了泸沽湖再说。就继续在月光下的山路上盘旋。

终于远远地看见一泓清亮的水，在月光下泛着清亮的光，渐渐地映满我们的目光。县里派来带路的小伙子说那就是泸沽湖。

我想象不出那湖该是怎样的。在出发之前我拒绝看一切关于泸沽湖的图片，只是看着那些文字将这里描述成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他们写这里的蓝是如何纯粹，这里的绿是如何生动，这里的翠又是如何的鲜艳欲滴。他们还说，在那里总有一个旋律萦绕在你的耳边。像是有一个神秘的“场”，只要你走进它，就永远不能摆脱。这一切我都无法想象，将我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然后用目光来为它着色。……

我只是看着前方那个不断地扩大的光亮，最后变成黑暗里的一片斑斓横陈在我的面前。真的不知道是我扑向它，还是它向我展开来。

§1·2 我们在一个夜晚走进摩梭，
走进了泽塔家。这里还没有电，人们说着
将要来电的情状和计划。

模糊的光线里面我们看不清楚。

进入一个村，叫作落水。我本想那该是洛水，有美丽洛神的那片水域，或者是乐水，快乐得要溢出来的水域。村口有两个巨大的草垛，像是村庄里的瞭望哨。四周里一片静穆，只有偶或的几声狗叫。从上村往下，是沿着湖岸在走，坐在车里，听着那哗哗的水声扑面而来，那感觉像是在水面上滑行。

这里还没有电，只能在几只手电的晃悠下去找联系人，那是一个叫“摩梭之家”的小客店。将进门的时候，带路的小伙子关照，进到摩梭人家里，千万要注意，不要在火塘边张张扬扬，有男有女的时候，不要问人家的婚姻情况。摩梭人的禁忌特别多。

进到一个很黑的屋子里，火塘边坐着两个老妇人，家里的青壮年都不见了，想问，却又怕犯了忌讳，只能按书里写的那样想，想来他们都出去跳锅庄舞了，或是走婚了。

开始喝老妇人端来的酒，那是一种叫苏理玛的酒，很好喝，有点像江南的甜米酒，甜甜的，酸酸的。带路的小伙子和他们还沾点亲。便听他们开始说电，他时常将老妇人的一些话翻给我们听。电杆子已经竖起来了，线也拉得差不多了，

到了春节就会有电。电是什么？除了当火把照明还能做什么？

尽管没有电，但光明依然在。电不过是光源里的一种。在她们的眼里，电是地上的长时间的闪电，人们可以控制的闪电。深山里的摩梭大妈无法想象那一拉线就会流出来的光，那是多少个柴堆集起来的光？要是一不留神线断了，落下来，会将山林点燃么？电是像火那样滚烫的吗？……

对于处在电世界里的我们来说，没有电的世界要少了许多喧哗，大喇叭里的流行乐，各种电工具烦人的噪声。没有电，相互间可以听听说话的声音。

用着电的人们可以抱怨电带来的种种烦恼，但是一旦没有电，那麻烦就更多了。电线现在已经架到了落水村，满村的人都在不住地仰望那条细线，什么时候手一碰，就会有满屋子的光亮泻出来。

屋子里很黑，除了火光，什么都看不清楚，听她们的谈话也很困难。一路上的劳顿和困乏便立时袭了上来。那两个老妇人明显地听不懂汉语，你说什么她都微笑，自然也交流不起来，就只能盥洗了去睡觉。

一声鸡鸣，却见亮亮的一湖绿水横在枕边。赶紧爬起来，一推窗便见那波涛立时涌向你的脚边。我觉得这么一种青翠欲滴简直无法描述，像假的一样，它扑向你的全部感觉只是向你证明它的不真实。四周的群山之中，横卧着这么一座像立体画一般的湖泊，叠在湖后景上的是一坐挺拔的格姆女神山，当地人叫它作狮子山。我却看不出她像什么，当地人说，这得到永宁那边去看才有些意思。

一夜过来，发现房东家原是个个人丁兴旺的家族，两个青年女子正在不停地忙碌着。县里带路的小伙子介绍说，这两

个女子是这一家的二女儿和三女儿，这一家一共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在摩梭人里算是比较兴旺的。当然，这是两个妈妈生的。这两个妈妈也不是亲姐妹，按你们汉人的关系算是表姐妹，但摩梭人不讲这个，依然是最亲的。摩梭人衡量一家是否兴旺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看这家的女儿多不多，多多益善。这一家的大女儿大儿子都是吃公家饭的，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是村子里有名的能歌善舞的女子，中学毕业后跑到昆明的民族村里当导游去了，后来又带了村里的几个女孩走。

房东家正在盖一间大屋，说是用来作客房的，看他们造房，真像是进了一个木材公司的仓库，全是巨大的圆木。若是在内地，这绝对是豪华之至了，在这里却是极平常，家家户户都是如此，与其说是盖房子，不如说是堆木头。那个二女儿忙忙碌碌地招呼着客人，又不住地张罗着来打工的人，像是一家之主。据说，这里的家庭都是由女人来作主当家的，大部分的摩梭人都是如此，除非这一家的女人太无能，但这样的人家一般都不会富裕。

§1·3 湖上的音乐听不懂，但那是真正的金嗓子。我憋足了劲吼了一声，只惹来一阵哄笑。泸沽湖在一种天然的音乐感中呈现出来。

“我能在这里走婚吗？”同伴出奇不意地问。

上午想好了要上湖上去，码头在两里外的一个浅滩上。一路上便和人闲聊，这里的人至今还在实行“走婚”，所谓“走婚”就是男不娶，女不嫁，男的每天晚上去自己的“阿注”家，白天又回到自己家里从事生产劳动。“父亲”是个到近年来才渐渐清晰的概念，传统的摩梭语里甚至没有“父亲”这个词，长辈的男性全都用“舅舅”一词作统称。“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奸杀、情杀案件，我们在城里看电影，刚开始，我们真是很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世界上居然有为了交一个阿注而动刀动枪的，真让人老大的不明白。她不喜欢你，你就再找好了，总能找到一个喜欢你的。真是的，情缘是一种包容，而不是你们汉人的爱情的狭隘……”带路的小伙子反反复复地说。这是一位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小伙子，他说有西方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泸沽湖考察，他们以为摩梭人现有的这种婚姻方式是世界上最人道也是最科学的，摩梭人在这有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等十几个民族聚居的滇西北高原上是最安居乐业的民族，也是最富裕的。加上天照应，这里的自然灾害也很少。

渡口停的是一种叫猪槽船的独木舟，用一棵大树掏空了，以前这里有很大的原木。现在的猪槽船要用三棵大树掏空了再合起来。这湖里没有机动船，划来划去的都是这种独木船。这也是湖水至今比别处清纯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重要的约定俗成，湖畔的人们都自觉恪守。独木舟像是栖在一块玻璃上似的，你一眼就能看到水下十二三米的地方，湖的最深处有79米，全是地热水，外面已是冰天雪地，可它无论冬夏春秋，水温总在摄氏九至十三度左右。这是中国第二个干净的湖，带路的小伙子说。就问他第一是哪里？小伙子说不上来，

笑了笑，道，也许在天上吧。

船由三个人来划，两个在船头，一个在船梢。据说每个摩梭人都有一副金嗓子，便请求那船梢的唱一曲，姑娘倒也大方，笑着点头，一扬手，划出一桨，口里便发出一声亮丽圆润的音符。她是用摩梭语唱的，听不懂，但能大致猜到那歌的内容，想来是唱这泸沽湖水是如何美丽的。只是惊讶这声音的飘逸和穿透力，这个高原湖泊像是个巨大的吸音盘，她的嗓子却依旧是那么高亢，听她的声音落在湖里弹出一串串剔透的水珠。……平日里很是得意自己有一副亮丽的嗓子，有心试一下，她的歌声一落，我便唱起了一个调，憋了一股劲，那声音却像是落在一个空洞里，一下子卡住了。船上的人大笑，同伴说，这回得意不起来了。群山和湖泊形成一个巨大的音乐场，这决不是往日里的卡拉OK所能比拟的。

上了一个叫里俄别的小岛，岛上有一个寺，一个喇嘛敲着鼓在作功课，看得出这里的香火很旺，摩梭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岛不大，还有几个玛呢堆。除了这个寺，没有人家。站在岛上看湖，四周是绿蒙蒙的一片，不时地听到湖上飘来的一阵阵的歌声，都是姑娘们的歌声，几乎没有男声，偶或有，也是游人的一两声乱吼。就想，这里真是一个女性的天国，这一泓清波里荡漾起的都是充满柔情的甜润的涟漪。

泸沽湖的摩梭名称叫做“黑纳咪”，意思是母亲湖，面积有48平方公里，湖上散落着黑瓦俄、里俄别等大小小七个岛屿，零零落落地镶在平静的湖面上，真像是一幅水石盆景。

回到摩梭之家，看见那两个女子在聊天，手里拿着一叠照片，问她们，知道那是她们的小妹在昆明民族村里照的。小妹在那里当导游，每天穿着民族服装为游人表演摩梭歌舞。拿